

當代學術巨擘大系

原始心靈的知音



伊凡普理查



EVANS-PRITCH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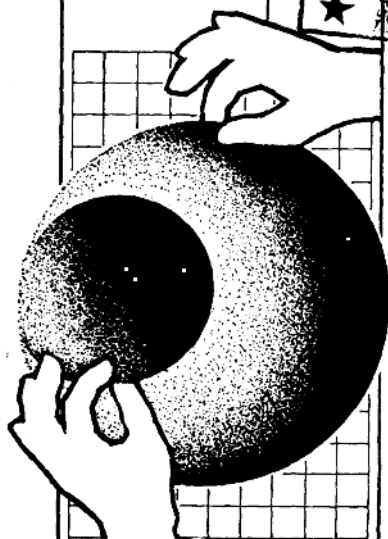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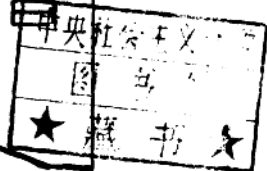
何斌 譯



200031036

伊凡普理查

原始心靈的知音



原始心靈的知音——伊凡普理查

作者：蔣

發行人：吳

東

昇 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臺北市南京東路二段一二三號五樓

電話：五二二八八二 五二二四三〇八

郵政劃撥：臺北郵政五五四五六

內文排印：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板橋市長江路二段三一〇號

裝訂：一鼎裝訂廠

紙張供應：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特製畫刊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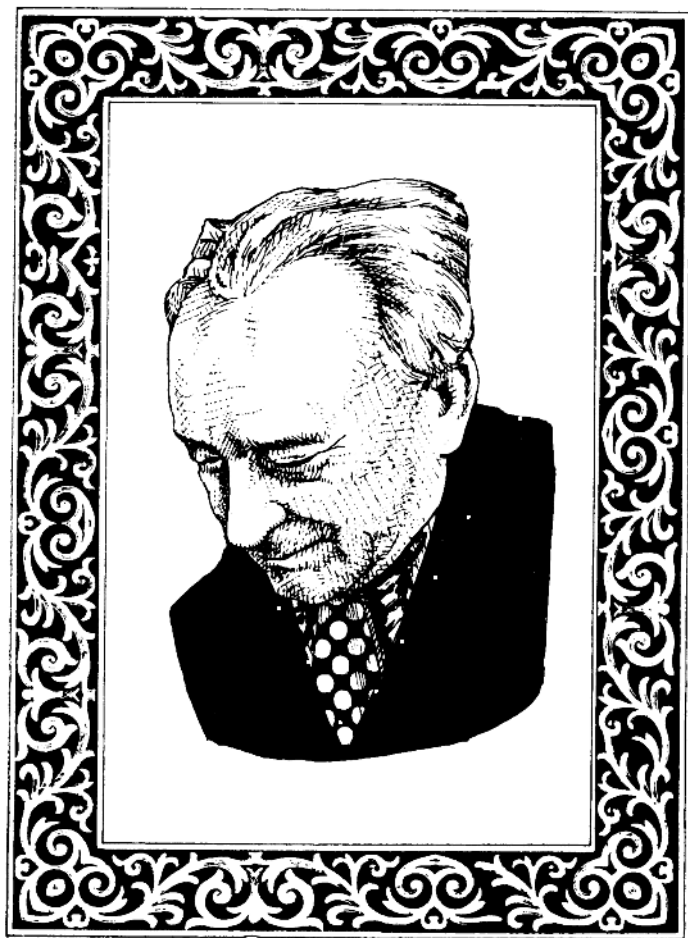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二五二三號

初版日期：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當代學術
巨擘大系

● 人類學 ●



譯者簡介

蔣斌，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社會學系畢業，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從事臺灣高山族之社會人類學研究。

原著者簡介

瑪麗·道格拉斯 (Mary Douglas) 一九五一年牛津大學人類學博士，從伊凡普理查研究，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七年任倫敦大學學院人類學教授，現任紐約羅素聖齊基金會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研究指導。

目 錄

總序	一
人類學系列序言	五
譯者序	二三
第一章 導論	二五
第二章 人類的心智能力	三三
第三章 研究綱領的傳承	五五
第四章 田野方法	七一
第五章 亞桑地社會的責任追究	八七

第六章	努爾社會的責任追究	一〇五
第七章	推理與記憶	一二三
第八章	努爾的宗教	一四三
第九章	矛盾	一七三
第十章	伊凡普理查對當代思潮的影響	一八七
年譜簡表		二〇三
著作目錄		二〇八
中英名詞對照表		二一二

總 序

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中華民國雖努力從事現代化的發展，但在過程中也相當顯示一種高度的「不均衡發展模式」。一方面我們創造了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奇蹟，另一方面卻保有某些傳統社會的觀念及行為模式。而造成物質與社會心理層面兩者不齊步調的現象，其中有待探討的原因固多，但我們認為一項重要的主因是我們社會對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重視的程度，遠不及對自然科學的重視。在高唱「科技報國」、「經濟為尚」的社會中，自然科學成為「顯學」；相形之下，人文及社會科學並不被視為當務之急，在這種不均衡發展的知識結構下，怎能建構均衡發展的現代化國家呢？

我國對現代化的策動，常輕視或忽視人文及社會思想，這可回溯到清末的西化運動。因為中國現代化的動力並非出自自發，而是受到體系外強大外力挑戰下的反應；爲了生存，必當自強，「自強以練兵爲要，練兵又以製器爲先」。在這種追求船堅礮利的觀念主導下，所引介的西學，自然是工藝之學，是所謂的「兵工文化」，殊少人正視到西方科技原是植根在社會及文化的基層結構之上的。就是因爲這種發展取向的偏差，使自強運動的成效遠不及近鄰日本的明治維新。當滿清警悟到「中國真憂之所在，乃政令之不修，風俗之頹廢」時，清朝已日薄崦嵫，無力抗拒列強勢力的入侵及革命的怒潮了。

造成我們祇重視西方的科技，而輕視西方基層文化的原因，主要出在我們對整體西方文化欠缺深入的了解。了解的缺乏及貧瘠，都會導使我們做無謂的反應，而影響到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方向與功效。對這一過程的觀察，我們祇願引一位平實的近代史學者郭廷以教授的話加以印證。他說：「中國近代西方文化由輸入到認識……所得的功效則有限，近代化的進度不夠迅速，因之在民族文化的競賽途中，我們落後了，其主因是我們不能適應新的環境，我們的近代化不夠徹底，其所以不夠徹底，是努力不夠，其所以努力不夠，是了解不深，認識不足，率直的講，即是對近

代西方文化了解不深，認識不足，西方文化的內容也就所剩無幾了，如何充分的了解認識西方文化，如何順利的輸入西方文化，如何圓滿達成中國的近代化，這是值得而且是必須反省的問題，亦是必須努力的方向。」

的確，從民國以來，縱使經過高唱「民主」與「科學」的五四運動，中國對西方的認識，仍多於物質層面，而對歐美先進國家的文化則缺乏深入的了解。不寧惟是，歐美社會科學的進展，自本世紀來，可說一日千里。在歷經行為科學的革命後，社會科學的知識實愈趨系統化、經驗化，無論對人類行為，以及文化、政治、經濟、法律、社會諸現象，皆有更周延、更深刻、更精細的探究。然而這些知識上的成就在我們中國人的社會，一直缺乏整體性的引介，讓我們一同分享屬於全人類的知識菁華，這毋寧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我們堅決地認為：文化是屬於人類全體的，不應有東西涇渭分明的對峙。每個民族的創造與發明，雖是克服各自環境挑戰的成果，但這些成果不應祇是個別社羣的專利，而應供全人類所共享。因此，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融合歐美文化的成就，以促進自我文化的發展，並進而對全人類的社會有所貢獻，這是我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責任。基於這一體認，我們認為讓中國人不受制於語文的障礙，不受阻於文

化的隔閡，順利地吸取當代歐美國術思想的結晶，是這一代受過現代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不容推卸的大責任。

「當代學術巨擘大系」的編纂，即是邁向整體文化融合的一小步。這套集合海內外百餘位人文、社會學者所共同編著的系列著作，主要的目的是將本世紀歐美最具影響力的學術思想與理論，透過深入淺出的中國文字，介紹給中國的讀者，使有意研讀的人，都能很快地掌握住當代人文及社會科學思想的精髓，擴大對社會現象思考的廣角與深度。

這套叢書由計劃到撰寫，由完稿到付梓，前後歷時近兩年，參與者莫不以兢兢業業的精神，貫注於這項思想交流的工作中。我們期望透過這一小小的努力，能激起國人更多的努力；一面加深對西方文化的探索與了解，一面對我國現代化的建設，在文化的根本處有所助成。

人類學系列序言

李亦園

1

人類學 (anthropology) 在西洋科學體系中是一門較晚發展的科學。有「人類學之父」之稱的英國學者愛德華·泰勒 (Edward B. Tylor) 出版他的古典名著「原始文化」 (*Primitive Culture*) 的年代是在一八七一年，但是他在牛津大學建立全世界最早的人類學講座都要遲至一八九六年。在美國，第一位獲得人類學博士學位的是哈佛大學的羅蘭·德遜 (Rolland Dixon)，年代則已進入廿世紀，那是一九〇〇年。這年代比起其他自然及生物科學來，無疑是晚了許多，即使比起

行為科學中的其他二門核心科學：心理學與社會學，也要稍晚幾十年。可是由於人類學研究的範圍牽涉廣闊，所以發展卻也至為快速。人類學以研究「人」為目的，其研究的範圍包括人本身及其創造的文化。人類學研究的人包括遠古的人及現代的人；人類學研究的文化包括遠古的文化及現代的文化，也包括「原始人」的文化及「文明人」的文化、自己的文化以及他人的文化。由於人類學的這種直接與人有關的研究，以及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關係的日趨密切，對個別民族國家文化的瞭解也日益需要，所以在歐美的大學裏，以至於一般社會裏，人類學的研究及人類學知識的傳播都極為普遍。以美國的情形而言，幾乎全美各主要大學均設有人類學系，其數字在一九七五年已超過二百五十個系科。而人類學知識的應用與傳播上，其情況亦極為普遍，不但在政府的行政、外交、對外開發機構上有許多人類學家參與其事，而且衛生、教育、精神健康、少年養護以至於工業關係機構上都聘請人類學家為顧問，甚至主持其事。在一般人類學知識傳播上，特別是關於種族平等觀念、文化相對觀等基本人類學知識也已逐步編進中等學校的教材之中，甚至在初級學校的功課，這些對人類不同種族社會相處的基本觀念，也已開始灌輸。

美國人類學之所以普遍於高等學術機構，同時也及於一般社會，其重要的原因

2

之一是由於人類學書籍的普及。根據估計，近年來每年出版的有關人類學各類書籍均在一千種以上，這個數字不能不說相當大了。當然書籍的出版與教學研究量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的增加，書籍的出版自然也隨之而增加，但是書籍的出版問世，尤其是通俗或一般性書籍的出版，卻是真正能把知識推廣到社會，而促進社會上對科學知識本身的認識。也只有這樣，科學才真正能生根，而不仅仅只是象牙塔裏或溫室的花朵而已。

在我國，人類學的傳進為期至晚，而且一直被忽視。在為期八十年的大學發展史上，只有到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才有第一個真正的人類學系成立——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而從三十八年到現在的三十四年間，在別的國家正是人類學教學與研究最蓬勃的時代，而在國內卻未見有任何新的人類學系出現。僅僅在國立政治大學有民族社會學系的成立，這只佔一個系的一半，並且只着重於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的教學，而不是以人類學的全學門（包括體質人類學與考古

學)爲對象的。而且這半個系在去年(民國七十年)，也被取消了。所以這種情形與歐美各國比較起來，是顯得很不相稱的。

人類學在我國之所以這樣不普遍發展，我們自己從事人類學研究的工作者實應負主要的責任。我們的人類學研究者和教學者大部分時間都著重於專門研究報告的撰寫，各種田野報告和研究論文發表的數目實在不算少，可是忽略了一般教科書和通俗書籍的重要性。專門研究報告自然有其極重要的意義，卻不能爲一般人或初學者所讀得懂，假如沒有教科書或一般書籍的普遍刊行，我們怎能寄望人類學的普遍推廣呢？

根據統計，在民國三十八年臺大成立考古人類學系之前，在我國出版界裏尚有十來種有關一般人類學的著作或譯本刊行。這些包括如下各種：林琴南、魏易合譯(M. Haberlandt原著)：「民種學」(一九〇三)、陳映璜著：「人類學」(一九一八)、顧壽白：「人類學大意」(一九二四)、宮廷璋編譯：「人類與文化進步史」(一九二六)、張鼎銘譯(R. R. Marett原著)：「人類學小引」(一九三〇)、呂叔湘譯(R. R. Marett原著)：「人類學」(一九三三)、張我軍譯(西村眞次原著)：「人類學汎論」(一九三三)、吳景崧譯(W. Wissler原著

）：「現代人類學」（一九三二）、張栗原著：「人類學大意」（一九三二）、劉敏著：「人類學體系」（一九三二）、張栗原著：「現代人類學」（一九三四）、林惠祥著：「文化人類學」（一九三四）、鍾兆麟譯（C. Wissler 原著）：「社會人類學概論」（一九三五）、費孝通譯（R. Firth 原著）：「人文類型」（一九四四）、費孝通譯（B. Malinowski 原著）：「文化論」（一九四四）、楊成志譯（Franz Boas 原著）：「人類學與現代生活」（一九四五）等。

但是很奇怪的，在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臺大成立考古人類學系之後，人類學的教科書及較通俗的著作反而絕少見到；從民國三十八年至六十三年間的二十五年間，可見到的譯本人類學書籍僅有王禹九譯（R. Linton 原著）：「文化之樹」（一九五八）及王淑端譯：「社會人類學緒論」（一九六七，按該書即上列費孝通譯 Firth 原著之 *Human Types: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Anthropology*）兩種，而較通俗的作品也只有我自己的「文化與行為」（一九六六，商務）一種，至於人類學的教科書則完全缺如。這種沈寂的狀況一直要到民國六十三年以後才稍有改善。從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起到現在，就我個人所知人類學的通俗著作以及教科書，包括著述與翻譯兩類在內，大概有十四本之多。在通俗著作方面有李